

像连长那样去战斗

■游超艺 王云峰

红色之旅

触摸历史，追溯精神血脉

“连长，3207战车发动机故障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
西域戈壁，大风呼啸。一场演训激战正酣。根据任务计划，机动穿插队必须在战斗发起前赶到任务地域。担负此次任务的是第81集团军某旅“张得胜连”。

距离集结地域还有10多公里，班长蔡孟东带领车组轮番对战车进行抢修，均未成功。

战士说：“班长，人员收容车就在旁边，不行咱们就坐车……”话音未落，蔡孟东便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不行！收容车太慢，等到前线后行动早就结束了。”荒漠戈壁，“敌军”强烈的电磁干扰让电台无法与指挥所联络。此时离战斗发起仅剩两个小时，陌生地域战车“抛锚”，大家又都不认识路，这种情况车组乘员还从来没有遇到过。

就在大家焦急观望时，蔡孟东当机立断：“同志们，车辆现在无法前进，炮长和驾驶员留下等待修理分队，其余人跟我奔袭到前沿。”

“‘张得胜连’的人不能掉队！”一路上，蔡孟东不断地给战友加油鼓劲。

战斗发起前，谁都没想到3207车组竟然出现了。奔袭10多公里按时抵达集结地域，那一刻，连队斗志更加高昂了。

战斗结束后，看着“敌军”主峰上鲜红的“张得胜连”连旗，蔡孟东再次感受到“张得胜连”压倒一切的英雄气。

“张得胜连”的荣誉称号，承继的是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。77年前，解放战争华东战局面临严峻局势，鲁南大地被战火硝烟笼罩。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9师25团1营2连奉命攻打杨桥，对面的敌军阵地碉堡、壕沟星罗棋布，中间部署着大量重武器，形势对我极为不利。危急时刻，连长张德胜亲率突击队一次又一次击退敌人的反冲击。弹药即将耗尽时，张德胜临危不惧，奋力跃出战壕杀向敌人，为掩护身边战友不幸中弹。全连战士紧随其后冲向敌群，同敌人展开了近距离的殊死搏斗。经过浴血奋战，杨桥之战大获全胜，而连长张德胜却牺牲在了冲锋的道路上，时年仅32岁。

战斗结束后，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授予连长张德胜“战斗英雄”“模范连长”

荣誉称号，并取连长名字谐音“得胜”为连队命名，寓意“连连得胜”。

3207车组昂扬的战斗精神，正是“张得胜连”全连官兵奋发向上的缩影。

进了英雄连的门，就是英雄连的兵。这些年，连队经历过一次次低谷，也打了一场场翻身仗。几年前连队改革调整后，人员构成、装备编制、使命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转型升级后的“张得胜连”并没有快速完成战斗力融合。来自不同单位的官兵聚在一起，虽然同志们各方面都很努力，训练场上都很过硬，但集结到一起总是出现问题，连队成绩不见起色，士气一度陷入低谷。刚从地方大学毕业的国防生小薛就是这一过程的见证人，他意识到，要想提高连队凝聚力，就必须把连队70多年的光辉历史讲出来，把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荣誉精神继承下去。

他重新回到连史馆，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，在泛黄模糊的照片中追寻着老连长的足迹。学习越深入，他对老连长张德胜越崇敬。荣誉墙上的老连长是烈士、是英雄，他那么熟悉，却又无比陌生。小薛暗下决心，去寻找老连长的“足迹”。

怀着对老连长的无限敬意，这名年轻的排长趁着休假踏上了寻根之路。列车一路疾驰，他却无暇顾及窗外的风景，内心激动中又有些许不安。激动的是自己即将跨越时空和老连长“重逢”；不安的是70余年过去了，仅依靠自己手中掌握的几条不甚清晰的线索，还能找到老连长的后人吗？家乡还有人记得他吗？思虑至此，他的心不由得有些忐忑。

小薛的寻访之路并不顺利，“不知道”“可能早搬走了”是那几天最常听到的声音。连续两天一无所获，回到出租车里的小薛一筹莫展。此时，一路随行的当地司机提出，到墙仵村找找看或许会有线索。小薛马不停蹄奔向墙仵村，可希望再次落空，曾经的村子早已变成水库。辗转打听后，他才得知村子已迁往北杏社区。当他又匆匆赶往社区后，几位社区干部都连连摇头，表示无法提供烈士后人的确切信息。

就在希望似乎要破灭之际，小河北村书记突然记起该村好像有位烈士名叫张德胜，而且他儿子曾在诸城市公安局工作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小薛非常激动，顾不上休息便立即奔向诸城市公安局，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张德胜烈士的儿子——张乃新老先生。

寻访之路一波三折，小薛终于怀

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张老先生家。当一老一小两双手紧握在一起时，张老先生已是热泪盈眶。在他的缓缓叙述中，老连长的身影逐渐明晰，那些曾经在连史中模糊，甚至缺失的地方也渐渐明朗了起来。老连长的英勇事迹仿佛穿越了历史烟云和战场硝烟，越发鲜活起来。

那一刻，在历史中流转70多年的红色纽带，终于接上了！

二

经过军地单位多番考证，关于张德胜烈士的相关事迹最终得以定论。2021年8月27日，远在山东的烈士亲属收到了第81集团军某旅传来的烈士张德胜事迹证明文件。时隔70余年之后，英雄的功勋终于为家乡人民所知晓。

英雄身已逝，浩气永长存。张德胜将自己永远留在了追求信仰与胜利的道路上，而今他所在连的连旗仍高高飘扬，他临危不惧、顽强斗争、舍生忘死的精神仍被代代传承。

在“全军英模班排荣誉柜”发放仪式上，已经90岁高龄的张乃新老先生收到邀请后，专程从山东赶到活动现场。他拿出张德胜连长早期的照片，讲述了父亲在特务连担任排长期间化装成国民党军官，屡次深入敌阵，将敌人擒活捉，夺取重要情报的故事。战士们重温了老连长的英雄事迹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。老连长身先士卒的革命精神，点燃了全连官兵的战斗热情。连长激动地说：“接过战旗就是接过使命，我们要继续奋勇向前，争当强军路上的先锋！”

越深入了解张德胜，他的精神便越发使人敬佩。学习了老连长一系列事迹后，这些年轻官兵意识到张德胜不再是连史中的一个符号，也不再是荣誉墙上的一张照片，他来过、燃烧过、奋斗过，他是鲜活的、亲切的，是跨越岁月更迭依旧带领连队前进的光荣旗帜。

如今，在老连长精神的感召下，连队官兵始终坚定一个信条：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就没有干不成的事、迈不过的坎。在集团军组织的班长队伍群众性大比武考核中，来自“张得胜连”的王林在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持续战斗，最终以优异成绩被集团军评为“十大优秀班长”，用实际行动书写英雄连队新的辉煌。

每晚9点，全连官兵集合点名。在这座距离小河北村千里外的军营里，依旧每天会点到“张德胜”的名字。繁星下，全连官兵齐声回答“到”，声音响彻夜空。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“班长，我们为什么要爬这么高修剪树枝呀？”

“因为这棵大柳树是我们仓库的‘根’。”

新兵刘帅第一次出公差，是给营区的一棵柳树修剪枝叶。说是公差，其实也是一堂每名新兵都要上的现地教育课。

修剪完枝叶，班长邱志彬向新战友讲起这棵大柳树的故事。

这是一棵与联动保障部队某仓库营区同龄的大旱柳。50多年过去了，它不惧严寒风沙、不畏旱涝盐碱，顽强扎根在西北大地，陪伴了一代代官兵，长得枝繁叶茂、郁郁葱葱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仓库所在地是当时全国最贫穷的县区之一。前辈们千里调防来到这里，周围是数不尽的山头，零星的耕地散落在山间，漫山遍野满目苍苔。

大山荒凉，战士血热。为了尽快建成战备工程，2万余名官兵在这里扎根奋斗。至今，仓库里还流传着他们的事迹——“锤落钢钎短，特钻虎口断。汗透战士衣，肩头皮肤烂。手掌水泡连，脚下鞋底穿。抬头包公脸，弯腰钢铁汉。”

受地质条件和技术限制，建设时塌方事故多次发生。1975年退伍的老兵杨保国回忆：“有一次支撑板垮塌，当场就有多名战友牺牲。第二天大家告别战友的遗体，擦干眼泪，又走进洞库……”与仓库群同期落成的，是战备工程建设烈士陵园。镌刻着“为战备牺牲永垂不朽”的纪念碑背面，书写了73名烈士的英名录。

工程完成后，参与建设的官兵继续坚守在这里。此时，这片浇灌着汗水、长着眼英烈的热土，依旧荒凉。扎根在这里的官兵，种下一批柳树苗，为山沟增添了一抹生机。

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。50多年间，小树苗一点点长成大树，陪伴官兵在这片山沟里成长。而位于营区礼堂旁边的那棵树长得尤为高大粗壮，被官兵亲切地称为“参天树”。

二

从“参天树”下出发，战士两人一组，绕营区一周检查近60个库房的防火防水防盗状况，再回到树下。几十年来，一代代官兵巡库风雨无阻，这棵大柳树于官兵而言，是起点，也是终点；是亲密的战友，也是心灵的支点。每当他们迷茫困顿时，遥望大柳树，思绪总会飘到扎根于此的种树人身上。

“整日都是倒腾货箱搬进搬出，这个岗位苦累枯燥，难有作为。”每当年轻的保管员这样抱怨时，老班长们都会用“无声枪王”的故事来勉励大家。

山沟里的『参天树』

■黄荣庆 马嘉隆

“无声枪王”张伟是保管队的老班长，虽然已经退伍，但始终是仓库官兵的偶像，年龄稍长一些的人都熟悉他的故事。

张伟新兵下连时，学的是汽车驾驶专业。同专业的战友都到条件较好的城市里开车，他却被分配到山沟里成为一名军械保管员。最初虽有些失落，但他很快调整好心态，如同一棵幼苗，种在哪里，就在哪里扎根。

干一行，钻一行。尽管从来没有接触过兵器知识，张伟还是迎难而上，一点点啃下军械基础知识，不断学习武器的发展、构造。一次，仓库接收了一批报废枪械，都是旧杂式武器和革命战争年代缴获的外国枪支，其中50多种都难以辨明型号。

作为一名军械保管员，必须对库存军械的品名、参数、规格一清二楚，张伟不允许自己的库房存在不明枪械。他自费订阅各种枪械类书籍，并通过查资料、请教教员等多种渠道，逐个品名地查检，一支一支地核对，最终将53种旧杂式枪械的品名、参数全部查清，并搭配展柜专门陈列。最后，就连军械学院的专家为了收集杂式枪支的资料，都专

程到张伟管理的轻武器库房进行收集和实物对照，结果无一差错。

“张伟一有空就扎进自己的库房，擦拭、研究他保管的枪械。他对自己保管的上百种枪支的品名、性能、数量、参数、生产时间能‘一口清、一摸准’，就没有他不知道的枪。”老战友们常常这样说。

十几年如一日地坚守岗位，耐得住平淡和寂寞，张伟长成了一棵“大树”。在岗位练兵比武竞赛中，他一路披荆斩棘，荣获枪械操作专业第一名，被战友们称为“无声枪王”。

三

“热爱山沟不怕苦，热爱仓库做贡献，热爱岗位创一流。”每逢新兵入营、老兵退伍，仓库都会在“参天树”下组织报到和告别仪式。每一名在仓库服役过的官兵，都曾面对大树立下过誓言。“参天树”也见证着一茬茬官兵的青春、奋斗与梦想。

新兵赵艳强满怀憧憬踏入军营，可是却在日常训练中少了一股拼劲和恒心，跑3公里累了就半途而废，练队列太乏味经常走神……

发现赵艳强的问题后，班长邱志彬将教育课的课堂改到了大柳树下，和新兵们讲起了一段从大柳树到天安门的故事。

那年，是联动保障部队成立以来首次在内战中亮相。得知仓库要选拔人去北京参加阅兵时，一级上士郑浩等3人第一时间报了名。

为了圆梦阅兵场，3人自发进行强化集训。正值盛夏，酷暑难耐，他们顶着烈日在“参天树”旁踢正步、练操枪、站军姿，衣衫几乎没干过。滴在地上的汗多了，树旁的道路上留下一条白色痕迹。

持续的高强度训练，不仅是对身体素质素质的考验，意志也受到极大挑战。

“本来也没有过类似经验，要不放弃算了？”察觉到战友斗志减弱，在树下休息时，郑浩给他们打气：“想想当年奋斗在这里的先辈们，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”

微风徐来，仿佛前辈的殷殷嘱托。3人咬牙坚持，最终通过层层选拔。“走过天安门时，我们感到无上光荣。我们是代表仓库接受检阅。”他们说。

沐浴着风霜雨雪，大树和战士们一起成长，愈发苍劲挺拔。抚摸着“参天树”的遒劲枝干，赵艳强在心中给自己定下目标：“一定要突破自己的短板，努力达到体能‘特三级’。”

此后，“参天树”前，训练场上，又多了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。岁月悠悠，当年开山建库的前辈，多已佝偻了身躯，霜白了鬓角。

仓库不时会迎来重返部队的老兵。每次返营时，老兵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到“参天树”下，拍一拍这位与自己共历风雨、同守大山的“老战友”。眺望愈发苍翠的斑驳树影，老兵们仿佛又回到了自己扎根深山、挥洒汗水的奋斗年华，也看到了一代代官兵追随前辈脚步继续奋斗的身影。

图将所有的关心和祝福都装进这个小小的背包。父亲开口道：“你能选择从军这条路，我和你妈妈都为你感到自豪。你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梦想与追求。勇敢地去吧，如果你爷爷还在，也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”我看向已去世的爷爷的照片，双眼不觉有些湿润。

第二天，我坐上火车朝着远方开去。抵达乌鲁木齐那天，气温下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。东方显现蒙蒙的鱼肚白，空中的雪花飞舞着直往脸上扑，凛冽的寒风吹得我浑身打颤，我第一次领略到塞外寒风的厉害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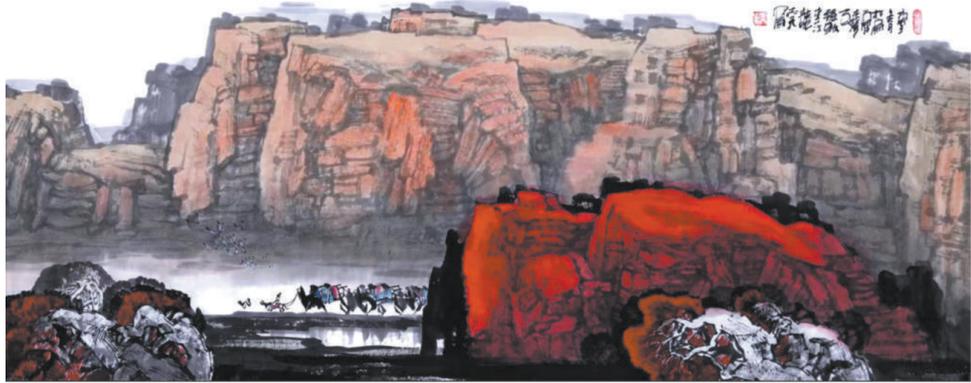
转眼间，我已从军6年，扎根边疆，驻守边防，或是身处荒漠戈壁与风沙相伴，或是转战雪域高原用双脚丈量边疆土地，抑或执勤站哨与凌晨的孤月寒星相伴。

望着手中的茶叶，我忽而发觉，哪怕已经过去多年，属于我和爷爷的回忆依然如在眼前。爷爷，我多想告诉您，那个曾经跟着您漫山遍野瞎跑、端着小凳子听故事的小男孩早已长大。如今，我已能用手中的钢枪守护身后的土地，这些，您都看到了吧？



长征

第6168期



古道驼铃(中国画)

李志天作



那年七月

■袁长立

南湖上诞生了一艘领路的红船
从此，在如墨的黑夜里
借助烛焰闪耀的星光
水手们奋楫前行
航船乘风破浪
驶过激流险滩
驶向壮阔黎明

终于过去了
九州黎庶低垂着头的日子

终于到来了
流淌着梦想和希望的日子
这支以信仰和胜利点燃的火炬
闪烁在全秋十月的天安门城楼上
从此照亮泱泱中华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

赤诚的热血
涌动在华夏儿女热切的心怀间
蓬勃在神州大地馨香的田野里
在欢欣鼓舞的七月
镰刀和铁锤高举的鲜红旗帜
犹如东方璀璨朝霞
映照中华三山五岳
宛若坚强有力的臂膀
托起祖国腾飞的绚烂

年轻的鹰

■于德深

钢铁般伟岸的雄姿

今华夏骄傲的庄严
迎着舰载机起飞的呼啸
拔地而起
像一只只矫健的鹰

飞行服和安全帽
以一种特殊的标志
高扬着豪迈
挽胸露为弓
直击苍穹
在大海与蓝天之间穿行
追风逐月
振一路雄风

满天星斗
那是你锐利的眼睛
在淬火中已百炼成钢
任山重水复
扶摇九万里征途
一片亮银
辉映如恒星璀璨

茶香拾忆

■余世杰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，深情凝望

近日整理包裹时，我偶然翻出一包茶叶。因为放置太久，茶叶的外包装已磨损褪色，看不清写了什么。思索许久，我才想起这是入伍时母亲硬塞进我行李中的，说是能缓解水土不服的不适。谁承想到部队后，紧张的训练与生活让我根本无暇顾及，茶叶逐渐被遗忘在箱底。

我的老家有座山，名叫茶山，又称大罗山，是著名的茶产地。据记载，茶山于南北朝梁武帝时已有村落，村人沿山种茶，茶山之名由此流传。

爷爷是茶山上的老茶农，种着一亩半地的茶树。小时候，我经常跟着爷爷上山采茶。在清香翠绿的茶树丛中，背着茶筐的爷爷左右开弓，双手在茶树桩上飞舞着，一片片嫩芽便飘落在茶筐里。我总会时不时打断他：“爷爷，快来看我摘的对不对。”“你摘的叶子太大，做不了茶叶啦。你看，要这种一芽两叶的才行。”我听着爷爷的讲解，用三根手指将茶树顶上的嫩芽掐下，不过动作极不娴熟。当我采的茶还只是零星地散落在小筐里时，爷爷采摘的新茶已经装了大半个茶筐。

傍晚时分，家门口的古树下，爷爷喜欢拿一把蒲扇，躺在木长椅上纳凉，给坐在一旁小板凳上的我讲打仗的故事，讲当年在这茶园和茶山里，战士们是怎样追击和躲避敌人的。爷爷说，从20世纪